

春风入怀亦散淡

□ 沈向阳

钱谷融,果真仙翁。连绝尘升仙日期,也掐得那么精确:逝期,恰是生日。此遭来去自由自在,顽童嬉游一般。

钱先生于上个中秋来临前的西往,让长风二村更无风色。他于此间憩居已近70年。

至此,蜚声文学评论界数十载的“南钱北王”俱往矣。北王,多年前已去世的北大王瑶先生。

那年去上海拜访他,也在中秋节前,钱先生的生日。寓所附近长风公园的幽幽桂香,隐衬着静谧沉稳时光。

午后秋阳迈入窗来,且柔且爽,呼应着老者额上密布的人性纹线。文艺理论家钱谷融,因那篇“文学就是人学”而声震文坛。

沪上文名正盛的杨扬教授向我转述:“刘再复至今都认为‘文学是人学’是不朽命题。”

1919年9月28日,钱谷融出生在常州南夏墅镇老二房村。这年,“五四”运动爆发。

父亲钱镜海是私塾先生。钱谷融6岁时被送进私塾,下半

年进入西式小学。“小学老师常在我母亲面前夸我。”他记得母亲彼时骄傲的眼神。

钱谷融高中时始读翻译小说,这让他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完全不同的人物,与钱谷融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两样,他心头由此激发起对青春、对未来的朦胧憧憬和充满诗意的幻想。

1938年冬,日军占领上海,常州岌岌可危。钱谷融决定与几个同乡师友一起出走。临别时父亲好不容易筹措到两块银元:“一切你自己当心!”母亲则泣不成声地说:“你走吧,不要想我们,我们也不想你。”

在他已是八十老翁时写《我的母亲》,“想起母亲那两句话,泪如雨注,笔下稿纸都沾湿了。”

钱谷融感到欣慰的是在流亡途中遇到了两位高中同学:同为常州金坛人的钱骥和汤定元。前者后来成为“两弹一星元勋”,后者则是著名物理学家、中科院院士。危难时的相互关照,使他们挚交终生。

1957年初,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召开一个大型讨论会,校方号召大家写论文以展示华师学术实力。经一再动员,疏于动笔的钱谷融写了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。文章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,5月5日,《文汇报》头版对论文大加褒奖。但很快,猛烈抨击来了:称其宣扬人道主义货色。事主本人淡定得让人吃惊:走出批判会场后,他与家人坐着三轮车下饭馆吃饭去了。

1979年,《文艺报》开会,指名要钱谷融参加,就算是为钱谷融恢复了名誉。华师大的这座红砖老楼,钱谷融坐在旧藤椅里望向窗外,常有时间停滞的错觉。

他叫保姆取出刚从云南寄来的鲜花云腿月饼。怕我拘礼,他带头撕开外面大包装,又取来剪刀拆开小包装,“尝尝,不要做样子。”眼睛盯着我把月饼塞到嘴里才放心。我说味道很好真的还想去,他高兴得,得了奖励一般,继续剪,继续递到我手上。

钱先生喜欢“无能懒散”四

字。他说“无能”,大致因为天性淡泊,不愿与人争胜也不肯跟风:“因为无能,所以还是懒散些好,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”。钱先生告诉我,他最爱读《世说新语》。散淡情怀深深浸染在他九十多岁的人生中,从容自在状态令人神往。

“九叶派”诗人辛笛的女儿王圣思教授也是钱老的学生。钱先生当年曾给她们上过“文学的魅力”这一课,“先让我们折服的,却是钱先生的人格魅力。”

他最喜欢的格言一是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,再就是阿波罗神庙中的“知道你自己”。

和他聊天,就像与可敬的邻家长者闲话,通透、恬和、安静,有着春风入怀般的暖意,让人疏离了尘嚣。

告别时他送我几本书,客客气气签上“某某先生笑览”,我说钱老我是“后生”啊。他乐呵呵说,先生后生都一样啊,生来走一遭,都容易也都不容易。

正月十五吃元宵

□ 胡金坤

每一习俗,必有它的来源,元宵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楚昭王,正月十五那天,他经过长江,见江面有漂浮食物,楚昭王请教孔子,孔子说,此汤圆,水圆,浮圆子是也,得之,有复兴之兆。从那时起,民间正月十五这一天大家都吃元宵了。

金坛人早就种植稻谷,又喜粘食,喜甜食,对未来生活寄予美好愿望,这年复一年,这食俗便一直延传至今。

正月十五称之为上元节,民间一直有上元节闹元宵,煮汤圆,骨肉团聚满心喜,男女老幼围桌边,一家同吃上元丸之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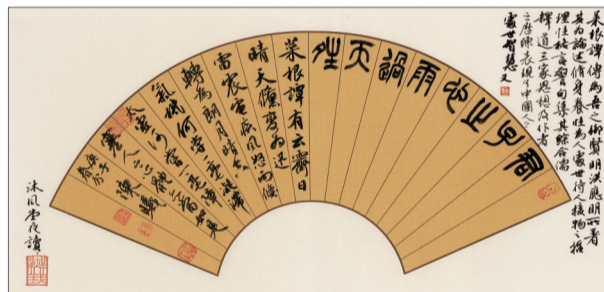
元宵节吃元宵,历朝都有,一个叫姜白石的诗人,他写道,风雨夜深人散尽,孤灯犹唤卖

汤圆。姜白石宋朝人,这首诗,说明早在宋朝,夜晚街市上,就有挑担卖汤圆的记载。

还有一首《上元竹枝词》,它是写元宵节看花灯卖汤圆的。桂花香馅裹胡桃,江米如珠江水淘,见说谁家的粉好,试灯风里卖元宵。

我十分喜欢听陈蝶衣和姚敏创作的台湾民歌《卖汤圆》,语言活泼,节奏明快,卖汤圆卖汤圆,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,一碗汤圆三毛钱呀,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,嘿哟哟。这首儿歌你我或许都会唱,当年在大陆、在港台大流行一时。

我十分惊奇中国饮食的博大精深,即使一只小小汤圆,也有如此文化底蕴供人品鉴。



陈曦作品

送春

□ 许菊兰

“送春”一词,停留在幼年的记忆里,停留在故乡的村庄里。很多年后的今天,忽然有了一份怀念。

“铿锵一响,送春佬就到!”

只要听到铿锵声,就像听到了号子,我和小伙伴们就会顺着声音奔去,远远就能看见送春佬站在村上人家的门口,一边右手的竹板敲着左手的铿锵,两根红绸带一段缠绕在拇指,另一段在风里飘动,远远就听见哼哼呀呀,大都说的是好话吉利的话。

主人家一般不等唱完就会拿几分小钱打发,大都是一块方糕一个馒头,或是两个团子,一般是放在台角上,送春佬拿了就直接放在搭拉在肩膀上的布袋里。

我们就随着送春佬挨家挨户走,一边走一边跟着唱,送春

佬总是默默地不说话。还有的人家远远听到铿锵声就把门关了起来。送春佬会在门口唱上几句,有时候门会打开,遇到不打开的,就会奔下一家。

那天快到我家门口时,我妈不在家,我就屋前屋后的叫,我知道母亲肯定去了屋后的菜地,我一叫,送春佬就站在门口等。我就听到送春佬唱:左脚踏进富贵门,勤劳善良女主人,钉耙耙得八方财,箩筐挑起美白玉……

母亲总是会笑嘻嘻地先拿出热水壶,给他倒上热水,然后拿些方糕馒头和团子,还会给上一毛钱。偶尔也会把我们一些旧衣服不怎么破的送给送春佬。

送春佬走后,我总会说,我们家给的最多,人家最多两样东西,我们家几乎给全了。

月亮看与不看

□ 张银坤

白天头也不回的走了
住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
月亮的圆缺隐现却不被关心
没有了月亮
就是坏了一盏街灯
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
就没有必须看月亮这一项
我们已经习惯
将仰望的目光下移
因为
我们都握着手机

晨跑,超与不超

□ 张银坤

沿着
清晨的钱资湖大道
有水有树
还有鸟语花香
我依照自己的步调
习惯性地慢跑
一群穿着某某协会的女生
赶超了过去
还要甩甩辫子
回首冲着我笑
她们是优秀的
健康的
具有魅力的一群
她们跑得很认真
修长而好斗的长腿
有着自己的步调



春见 孟明莲 摄影作品